# 员警太太王玉兰

.

王玉兰今年38岁，与丈夫张大元和读小学的女儿一起住在一栋建了很有些年头的公寓里。张大元在市公安局治

安处工作，是一个有20几年工龄的员警，由於脾气暴躁又比较傲慢，所以在局里比较没有人缘，再加上文化知识不

高，多年来数次提干都没有他的份，一直是个普通科员。单位分房子他也总是不被考虑，因此他们只能住在这栋陈

旧的房子里。

张大元是个大男子主义很强的人，所以王玉兰跟他结婚後便按他的要求从书店辞了职在家做主妇。婚後日子过

得平淡安宁，虽然不富裕且丈夫脾气不好，但王玉兰委屈隐忍也还算过得去。

几年後女儿出生，本来这是件好事，但张大元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对此非常不高兴，从那以後他们的生活

开始有了变化。张大元开始动不动就发脾气，经常喝完酒後辱駡王玉兰。王玉兰忍气吞声希望能够过上安生日子，

但三年前的一个突发事件彻底毁了他们的家庭关系。

今天晚上很热，张大元值夜班，要到半夜才能回来。王玉兰让孩子睡下之後洗了个澡，便在厨房弄夜宵等丈夫

回来，三年来她都是这样，丈夫不回来她是不敢自己一个人先睡的。

门锁喀哒声响，张大元走了进来，将帽子挂起脱下制服和长裤，只穿一条内裤走到了厨房。王玉兰低着头在锅

里搅拌着面条，不敢抬眼看丈夫。

张大元眯起眼从背後看他的妻子，薄薄的米色睡裙下丰满的腰肢若隐若现，黑色的胸罩背带和白色内裤也清晰

地浮凸出来。想到今天晚上处理的一个嫖娼案件，那个妓女浑身的风骚性感，他感到下身开始勃起，便走过去，一

只手搭在了王玉兰的肩膀上。王玉兰浑身一抖，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张大元看到妻子的战栗，心里涌起一种快感。

他把一只手从妻子腋下伸过去，握住了她的乳房，用力揉捏起来，另外一只手摸到妻子的小腹，将她的臀部拉

向自己的下身，隔着内裤用硬挺的阴茎顶住，然後开始摩擦。他看到妻子的眼角动了一下，却不敢有任何的躲避和

反抗，於是更加快速和用力地摩擦起来。

几分钟後他感到欲望被燃起，便将妻子的睡裙撩起到腰间，把她的内裤扯下，伸出右手摸起王玉兰毛茸茸的阴

阜。夜深人静，他的手指头摩擦妻子阴毛的声音显得很大，沙沙作响。妻子的阴道口柔软而湿润，那两片褶皱的肉

混杂着黏液和毛发在他的手下不安地悸动着。

王玉兰鼻子里轻轻地哼哼，张大元忽然用力抓住了她的整个阴阜，王玉兰被这突然袭击吓了一跳，惊叫了一声。

张大元忍耐到了极限，捞起妻子的上身，举起她的双臂，把睡裙从她头上脱下。

王玉兰背对着着丈夫两手撑在灶台上，只穿一件黑色胸罩的雪白身体暴露在丈夫的视线下。张大元看着黑色的

胸罩带子勒进妻子的脊背皮肤，带子周围的白肉诱人地浮起，不禁兴奋地咧开了嘴，下身更加硬挺。他扯开胸罩後

面的挂钩，背部的白肉解脱了束缚，浮起部分消失了，但胸罩勒出的痕迹却留在背上，非常显眼。

张大元从後面伸手握住王玉兰的乳房，用力揉搓着，并不停地用食指按压她的乳头。尽管胸罩已经解开，但张

大元却并不把它拿掉，而是让它松松垮垮地挂在妻子丰满的身体上，他觉得这样做起来更刺激。

王玉兰低头看着丈夫的手在自己的乳房上肆虐，两只乳房被揉捏着挤碰到一起互相摩擦，乳头充血勃起变得发

硬，又被手指头用力按压下去，张大元还没洗澡，一身的汗臭混合浓烈的烟草味笼罩住她，令她浑身燥热，不由自

主地发出了一声呻吟。

听到妻子的呻吟，张大元再也忍耐不住，他迅速拉下自己的内裤，掏出坚硬的肉棒塞进王玉兰的臀缝里，试探

了几下後对准她的柔软之处狠狠插了进去。

「啊……」，王玉兰的头仰了起来。

自从三年前的那件事发生後，张大元就对妻子非常冷淡和粗暴，在想满足欲望的时候从来不管妻子是否愿意，

也不和妻子面对面，几乎次次都是让王玉兰跪趴着从後面奸弄，最多也就是让她侧躺着，还要把她的脸扭向枕头，

直到自己发泄完才松开。

张大元进入妻子的阴道後，开始缓慢抽插起来。他看着自己的阴茎沾满黏液在王玉兰的肉穴里进出，顺畅润滑，

被灯光照得闪闪发光，有一种征服的满足感。

他一手握着妻子的乳房，一手握着妻子的腰侧，把她的丰满白皙的臀部拉撞向自己的小腹，发出啪啪的响声。

王玉兰的右边腰背部有一个黑色的痣，上面还长着几根黑毛，显得性感而淫荡。

张大元放开妻子的乳房，两手都把着妻子的腰，不时地还摸捏她背後的那颗黑痣，开始快速猛烈地抽插起来。

煤气灶的炉火燃烧着，两个人身上都开始冒出汗珠。

王玉兰下身被丈夫的粗硬阴茎顶入，觉得自己的阴道紧紧包裹着它，但由於润滑的缘故又不能够把它握住，阴

道里一松一紧的感觉让她精神恍惚，鼻子哼哼不断，两个乳房随着丈夫的撞击被一前一後地抛动，摩擦着还挂在身

上的胸罩，看起来非常刺激。

她的喉咙发出压抑不住的呻吟：「啊……嗯……」。

张大元听见她低声呻吟，骂道：「臭婊子，爽就大声叫，不要这样哼哼唧唧。」

然後又加快抽插的速度，猛烈地挺动。

丈夫的速度越来越快，动作幅度越来越大，王玉兰的两只手在冲击下已经撑不住自己的身体，她曲起手臂用手

肘靠在台面上支撑，整个身体几乎是趴着，乳房不时地撞到台沿。

她把头埋在自己的手臂中间，被丈夫一捅，不由自主地又仰抬起来，发出阵阵娇喘和销魂的呻吟。

张大元看着妻子在自己的身下被干得情不自禁的淫荡模样，体验着自己的强壮和勇猛，不禁越发来劲，伸手抓

住妻子的乳房，推拉着妻子的身体加速配合肉棒的进退。

天气很热，又是在灶火旁边，两个人都已经是大汗淋漓，王玉兰白腻的乳房更加滑不留手，揉起来滋滋作响，

和肉棒在阴道里抽插的声音很类似。

王玉兰感受着阴茎越来越狠地捅进自己的子宫，知道张大元已经快到了，她想借这个机会好好讨好一下自己的

丈夫，於是她弓起脊背，开始大声呻吟：

「哦……阿元，你……好厉害，我……快……快不行了……啊……」，「你好硬……啊……插得好深……哼…

…我受不……不了了」，王玉兰喘息呻吟着，抬起下巴，闭着眼睛张着嘴，半转头让丈夫看她痴迷的骚样。

听到妻子的浪叫，张大元再也忍耐不住，一手紧紧抓住妻子的乳房，一手按住妻子的肩膀，下身更加迅速地冲

击起来，浑身的汗水使冲击的啪啪声显得非常响亮。

在十七、八下猛烈的抽插之後，他紧紧地抵住王玉兰的屁股挺直了身子，发出低沈的吼叫，阴茎一波一波地把

精液射进妻子的子宫。

在丈夫发泄完以後，王玉兰喘息未定地扭过头想对他做一个笑脸，但张大元从她的肉穴里拔出已经缩小的阴茎，

扯下她的胸罩擦了擦，然後扔在地上，看也不看她一眼就径直走进浴室去了。

王玉兰的心一下子沈到了谷底，隐隐作痛。三年了，每次都是这样，张大元在泄欲後都是什麽好话也没有，有

时候甚至会嫌恶地咒駡几句。

「他还是对那件事念念不忘……他还在记恨我……」王玉兰心痛地想，「可那不是我的错啊……」。

王玉兰感到阴道里有液体缓缓流下，她捡起地上的胸罩捂在阴道口，接住了淌下的精液。粘粘乎乎的白色浑浊

液体在黑色的胸罩里显得很抢眼。

王玉兰想起了锅里的面条，赶紧把火关掉，里面的汤已经烧干，面条几乎成了面团。她疲惫地捡起睡衣穿上，

把胸罩和内裤揉成团扔在一边，慢慢走到客厅坐了下来。

听着浴室里丈夫洗澡的水声，她失神地望向窗外。夜虽然深了，但天空的云朵仍然清晰可见，她怅惘的思绪又

飘回到三年前的那个夜晚……三年前张大元还在在一个派出所里，没调到市局。所里繁杂事情很多，人手又少，大

家不得不轮流值班。

那天又轮到张大元值夜班，他睡到下午五点多起来，匆匆吃了一些东西就赶到所里去了。

张大元所在的派出所位於城市边缘，就是城乡结合部，那里基本上是农村，但充斥着大量的外来打工人员，是

治安案件多发地带。那一段时间除了盗窃、打架斗殴和抢劫，还有几起强奸案让派出所一直很头痛。

从犯罪手法和形式看，罪犯像是同一个人。但此人非常狡猾，警方多次行动都没能抓住他。前段时间警方加强

了巡逻，他就躲起来不再作案，警方弄得有些泄气，也松弛了一些。

晚上10点锺的时候，王玉兰哄睡孩子後，把做好的夜宵装在保温瓶里，出门给丈夫送去。家里住的离派出所不

算太远，走小路的话10几分钟就可以到，乘车虽然比较快但从大路走就得绕远，时间上算下来也差不多。王玉兰想

早点送去，估计赶最後一班车，大概10点半左右就可以回来。

王玉兰到了派出所，看见值班室灯亮着，就径直走了进去。屋里只有张大元一个人，正在调收音机。

「怎麽今天就你一人？」王玉兰问，她知道值班是安排两个人的。

「小赵刚刚出去巡逻了，估计得好一会儿才回来。」张大元打开保温瓶吃了起来。

小赵叫赵开平，是个电脑专业的大学生，再加上他的叔叔在局里当副局长，因此局里对他比较器重。分配他到

这个派出所是让他先到基层锻炼一下，以便将来提拔。

王玉兰顺手拿起桌上的案卷看起来，张大元吃得稀里哗啦。

「味道不错，」

张大元抬起头来，看到妻子在看案卷，「对了，以後你不要送饭过来了，最近治安不好，下次我来值班的时候

把夜宵也一起带来就行了。」

「哦。」

王玉兰应了一声，看到那些案件她心里也发毛。

张大元很快吃完了，王玉兰走过去收拾保温瓶和调羹，准备离开。

盛夏酷暑，天气很热，王玉兰一路赶过来，浑身汗津津的。派出所条件不好，没有空调，只有一支破风扇，根

本没有降温效果。王玉兰的白色T 恤很潮湿，紧紧贴在身上，把丰满的身材勾勒得清清楚楚。

张大元看到这一切，忽然兴奋起来。他一把抱住王玉兰，让她背对坐在自己腿上，然後双手在她全身抚摩起来，

嘴巴亲着妻子的脖颈。

「不要……你疯了，这是在所里啊……」王玉兰扭动着身躯想挣脱。

「没事，现在又没人。」张大元已经把手伸进了王玉兰的裙子里，揉弄着妻子的阴阜。

「不行，小赵会回来的……」王玉兰仍然担心。

「他才刚走，巡一圈得好一会儿才能回来，我们快一点就行了。

」张大元已经扯下了妻子的内裤。

王玉兰没法抗拒了，张大元已经掏出硬挺的阴茎在摩擦她的阴道口。他双手握住妻子的腰身，往下一按，王玉

兰一声闷哼，阴茎捅进了柔软的肉穴之中。

张大元坐在椅子上开始挺动身子，双手伸到前面随着挺动的节奏一下一下地揉着妻子的乳房。王玉兰两手撑在

办公桌上仰着头闭着眼，嘴里发出轻轻的呼喊。

「啊……啊……嗯……哎哟……」

张大元插得兴起，站了起来，把妻子翻成正面让她躺倒在办公桌上，拎起她的两条雪白大腿狠狠冲撞。

「哎呀……哎哟……喔……喔……哼……」

王玉兰被丈夫的凶猛刺激得说不出话来。因为担心有人突然闯进来，她觉得还是不要拖延太长时间的好。她气

喘吁吁地对丈夫说：

「阿元……哦……你来了……没有？我快……不行了……哎哟……哎哟……我们还，还是……快一点吧……」

张大元听到妻子的呻吟，也怕小赵回来看见，於是说：

「好，我就快一点，美死你。」

他把王玉兰的两腿扛到肩膀，整个上身压在她上面，加快速度抽插起来。双手隔着衣服握住丰满的乳房，用力

揉搓着。

王玉兰感到丈夫的抽插速度越来越快，阴茎摩擦阴道壁的快感越来越强烈，神经已经快控制不了，不禁两手无

意识地摊开在桌上乱抓。

「乒」地一声，烟灰缸被她扫到了地上，一下就摔碎了。

「阿元……快……给我……快……」

王玉兰紧紧抓住桌子边缘，绷直了身子，她的高潮已经到了。

「好，我给你……给你……」

看到妻子失神的样子，张大元再也忍不住了，狂插了几下之後，他两手紧紧扣住王玉兰的肩膀，把下身死死抵

住，精液疯狂地喷涌出来。

「啊……」两个人一起达到了颠峰……「你这死人，弄得人家浑身都软了。」

王玉兰喘着气说，软软地推了推还趴在自己身上的丈夫。

「嘿嘿，爽吗？」

张大元直起身来，拔出已经软化的阴茎，从纸盒里抽出几张面巾纸擦了擦，也抽了几张给妻子。

「去你的。」

王玉兰娇嗔地骂了一句，接过纸来揩了揩正在溢出阴道口的精液，捡起地上的内裤穿起来。

「我得赶紧走了，不知道还能不能赶到最後一班车，都怪你。」

王玉兰整理完自己的衣服，一边用手指梳着淩乱的头发，一边手忙脚乱地收拾餐具。

「没事，应该来得及。」张大元正把用过的卫生纸和摔碎的烟灰缸丢进废纸篓，「你赶紧走吧。」

这时候，门外传来响亮的脚步和咳嗽声，是小赵回来了。他一进门，看到王玉兰正要走，眼睛亮了一下，「哟，

嫂子来了？」

「啊，这不，正要走呢，小赵，有空到家里坐啊。」

王玉兰赶紧提了东西，冲小赵笑了一下，匆匆走出了门。当她从小赵身边掠过的时候，小赵猛吸了一下她身上

散发出来的香味和汗味。

「这娘们可真有女人味啊，」小赵心里暗暗地想，「瞧那身段，那风韵，弄起来不知道有多过瘾，刚才肯定弄

爽了。」

其实，小赵早就回来了，走到外面的时候忽然听到里面传来暧昧的声音，他很快明白了怎麽回事，赶紧放慢脚

步，轻轻靠在门边听完了整个过程。

小赵看到桌上东西有点乱，废纸篓里忽然多了一堆卫生纸，再看看张大元一脸的惬意，心里更明白了。通过和

张大元几个月来的接触，觉得他粗俗、没文化、又狂妄傲慢，因此，从心底里他看不起张大元，但张大元在抓罪犯

方面确实很有经验，这点他是比不上的。

「哼，瞧这粗人得意的，他哪门子修来的福分，娶了个风骚婆娘。换了是我……」

小赵胡思乱想着刚才的场面，不由得有些血脉贲张，「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干了她！」

他眼前浮现出自己的阴茎在王玉兰阴道里进出，王玉兰在自己身下娇喘呻吟的情景……王玉兰急急忙忙往大路

上赶，心里祈祷着最後一班车还没到。可是，当她来到临时车站的时候，那里已经是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了。

她看了看表，不甘心地又等了十分钟，什麽车子也没有来。

现在怎麽办？这个偏僻地方基本上计程车也不来，现在已经是11点了，得赶紧想办法。

夜风吹过来，身上的汗还没干，王玉兰感觉有点凉。

「不好，得走了，不小心还感冒了。」

走哪条路呢？沿着大路走回去，灯光比较亮，但得绕很远，起码得走半小时以上。抄近路只要10来分钟，但得

穿过一段没有路灯的巷子，感觉上不太安全。

正犹豫的时候，她忽然想起家里的孩子。孩子不知道睡得踏实不，是不是踢被子了？要是醒来看不见妈妈会不

会害怕？她一想到这里心里就慌了。

王玉兰瞅了一眼那条巷子，又看了一眼大路，终於咬咬牙，下定了决心。她大步朝巷子走了过去。

入夜的城乡结合部寂静安宁，只有不间断的虫子叫唤伴随着清澈的月光在空气里弥漫。王玉兰无心欣赏夏夜的

景致，着急地往小路上赶，想尽快穿过那条巷子回家。

巷子没有路灯，弯弯曲曲的，两边是一些破败的民居。当地的农民有了钱就另外盖房子，而把原来的旧房以低

廉的价格租给了来打工的外地人。

王玉兰拐了几个弯，走进到一段狭窄逼仄的巷子，这里两边的房子靠得很近，月光七拐八拐地照进来，在石条

地上映出惨澹的蓝光。王玉兰犹豫了一下，看到前面有个房间似乎透出了点灯光，心里想反正路也不长，很快就可

以走出去了，於是她快步走了进去，哒哒的脚步声响起在寂静的巷道里。

王玉兰越走越快，马上就到了亮着灯的那个房子，眼看就要走出巷子，她心里一高兴正准备加快脚步跑起来，

忽然，背後响起一阵风声，她还来不及反应，一只粗壮的胳膊猛地捂住了她的嘴，接着另外一只胳膊从後面揽住了

她的腰身，一个身体贴在了她的後背，她感到自己被抱离了地面，正在被往回拖拽着。

王玉兰惊恐地挣扎，手里的保温瓶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她的双手胡乱扑腾，她只能拼命去掰捂着她嘴巴的手，

那个人力气大极了，她的一切挣扎显得那麽柔弱无力……听到外面的声音，那间唯一亮着的房子忽然灭了灯，整条

巷子一下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那人拖着王玉兰往回走了七、八米，咣地一下撞开了旁边的一个门，进去後用

脚把门一踢，转身将王玉兰压在了地上。

王玉兰害怕极了，感到身子底下软软的瑟瑟作响，好象躺在了稻草上。身上的人放开了捂在她嘴上的手，她正

要叫喊，马上感到脖子被一个冰凉尖锐的东西顶住了。

「不许叫，敢叫我就一刀捅死你！」

一个沙哑的男声恶狠狠响起，听不出是什麽口音，「叫也没用，这里没人听得到！」

王玉兰颤抖地说：「请放了我，我兜里有钱，你都拿走吧。」她心里残存着一丝希望。

男人嘿嘿奸笑了一声，「钱当然也要，不过，你还是先让我泻泻火吧。」说着，他的手开始在王玉兰身上粗暴

地揉摸起来。

「不，请别这样……」王玉兰急了，双手推搡男人，但他自顾自地动作着，王玉兰的推搡根本不起作用。木条

窗户透进的微弱月光照在他的身上，勾画出一个头发蓬乱胡子拉杂的男人剪影。

男人的手伸进了王玉兰的衣服，插进胸罩里，粗鲁地揉弄她的乳房，「哇，真大，真他妈软。」男人淫笑着，

两根手指用力地夹乳头，「员警查得紧，老子都好些日子没碰女人了。」

王玉兰正拼命抗拒着，听到他说的话，猛然惊醒，赶紧对他说：「你赶快放了我，我老公是员警，他一定不会

放过你的！」

男人愣了一下，突然狂笑起来，「哈哈，老子真他妈走运。老子最恨员警了，没想到你今天到送上门来。哼，

老子今天正好开开荤，尝尝员警婆娘的味道！」说着手上加劲捏揉起来。

王玉兰又气又急，脑袋在稻草上转来转去，躲避男人那胡子拉杂散发着酸臭的脸，但男人还是张口叼住了她的

嘴唇，舌头在上面舔来舔去。王玉兰只能发出「唔唔」的声音。

王玉兰身体拼命扭动，想将男人甩开，但她的扭动不仅徒劳，而且加剧了两人的身体摩擦。男人感到身下那个

丰满温暖的躯体在不断地蹭着自己，欲火猛烈地燃烧起来。

男人扯着王玉兰的衣服，想将它从头上脱下来，但王玉兰死死拉着不让他脱。男人恼了，拿起手里的刀子插进

衣服下摆，往上一挑，「嗤」地一声衣服被割裂开了。男人双手拉着裂开的两边，「哗啦」一下将那件T 恤撕成了

两半。

王玉兰惊呆了，双手死死护住胸部，惊恐地看着男人手里的刀。

借着微弱的月光，男人看到王玉兰雪白细嫩的肌肤，心里一阵狂跳，下身更加硬挺。他一手抓住王玉兰的两只

手腕，将她的手臂拉高，另一手执刀插进了胸罩的两个罩杯中间，也是往上一挑，「绷」的一下，胸罩从中间断开。

男人把刀往旁边的草堆上一插，伸手拨开胸罩，王玉兰两只雪白丰满的乳房就在月光下袒露出来。

失去了胸罩的支撑，白白的乳房向两边摊开，没有任何遮拦地裸露在眼前，黑黑的乳头耸立，无助地颤抖着，

汗水覆盖整个乳房，月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亮，随着呼吸起伏，等待着残酷的蹂躏。

「我的妈啊！」看到这美艳的场景，男人的脑子腾地热起来，有些发呆。刚才摸揉的时候感觉手感很好，没想

到眼睛看的感觉更好。他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唾沫，伸出大手握住左乳，猛地搓揉起来。

王玉兰惊恐地被割开身上的衣服，乳房上传来的疼痛让她又羞又恨，不由得闭上了眼睛。雪白的身体暴露在一

个粗鄙的男人眼前，被他玩弄，这样的事她以前连想都没想过，没料到今天却真正地发生在她身上了。

男人忽然放开了她的手，乳房上的疼痛也消失了，王玉兰睁眼，却看见男人正在拉下裤子，掏摸那根丑恶的东

西出来。王玉兰着急了，挣扎着想爬起来，但男人一下子就按倒了她。

王玉兰的裙子被掀到腰上，男人的手撕扯着她的内裤，她的最後一道防线也彻底崩溃了。男人重重地压在她身

上喘息着，王玉兰感到硬挺的龟头正在她浓密的阴毛里寻找阴道的入口。王玉兰感到最後的一丝希望已经破灭，绝

望的她只能哭着哀求：「不要啊……别这样……求求你，别这样……」

看到身下这个丰满肉感的女人在苦苦哀求自己，男人感到无比的兴奋，他要狠狠地玩弄她，把这些日子被员警

追踪的憋闷全部发泄在她身上。阴茎终於找到了那个柔软的入口，男人挺起了身子，往前一压，在王玉兰的抽泣声

中进入了她。

「啊……」两个人同时叫了一声。王玉兰感到男人粗大的龟头顶开了自己的阴唇，夹杂着几根阴毛一起进入阴

道内，一阵疼痛，因为自己的乾涩，男人的阴茎已经不能再前进了。王玉兰哭着呼了口气，还没等她回过神来，男

人忽然猛地一插到底。「哎呀……」王玉兰一声惨叫。

男人冷酷地看着王玉兰紧皱的眉头和紧闭的双眼，拱起屁股再次撞击她。王玉兰眼角泪光闪烁，她痛苦地张大

嘴巴呼吸压低声音呻吟着，随着他的撞击把头扭向一边。

王玉兰痛苦地承受着男人的抽插。男人的阴茎很粗，强壮得象头公牛，她的阴道被这个魔鬼撑得满满的，紧紧

包着它，任它随便进出。随着阴茎的肆虐，王玉兰的阴道也渐渐湿润起来，阴茎抽插的阻力也越来越小，阴道里也

响起了「滋滋」的水声。

男人双手撑在地上，卖力地挺动下身，看着王玉兰随着自己的冲撞痛苦地抽泣，两只大乳在身体上上下颠动着，

美艳淫荡之极。他忍不住拔出阴茎，低下头把大半个左乳含进嘴里，一边用牙啃咬，一边用舌头快速地舔弄乳头。

这一招非常厉害，王玉兰难以忍受，浑身颤抖，双手捧着他的头推拒着。

男人兴奋极了，再次猛扑到王玉兰身上，握住阴茎猛插进肉穴中，发狠地抽插。男人的阴茎坚硬有力，每次插

到子宫都让王玉兰一阵酥麻，她耻辱地闭着眼，抗拒着身体的反应。男人捧起了她的屁股，五指深深陷入柔软的臀

肉里，阴茎更加使劲地捅动。

也许是动作太激烈了，男人忽然觉得强烈的快感正在下身涌起，他赶忙放下王玉兰的身体，紧紧压住她，开始

最後的冲击。

身上的男人呼吸变得又粗又短促，阴茎进出的速度也骤然加快，王玉兰明白男人的高潮快到了，她心里感到一

种莫名的悲愤和羞辱，她不知道自己该干什麽，只能转过脸去，任凭男人在她的身上迅猛地耸动，眼泪再一次流出

了眼角。

忽然，男人重重压在她身上，浑身绷紧，喉咙里发出了一声低吼。王玉兰感到阴道里的阴茎深深抵在自己的子

宫里，正一跳一跳地喷射出炽热的黏液——男人把精液射进了她的身体。

「我被人强奸了！我被一个歹徒插进去射精了！」王玉兰痛苦地想，不禁哭了出来，脑子里一片空白。

男人趴在王玉兰身上喘息了一会儿，满足地抚摩着她的乳房，笑着说：「真他妈爽！怎麽样，你也爽吧？」王

玉兰只管捂着脸悲伤地抽泣。「得了，别那麽痛苦。这员警的婆娘味道还真好。」男人从王玉兰身上起来，摸索着

她的钱包，把里面的钱塞进自己的裤袋，然後拉开门走了出去。

王玉兰哭着坐起来，让阴道里的精液流出。她在生完孩子後已经放了环，因此不会再怀孕，这真是不幸中的万

幸。感觉着精液缓缓流出，她感到一阵恶心，有一种想呕吐反应。

淡淡的月光透过木条窗户照进这间柴火房，王玉兰赤裸的身体在月光下显得非常诱人。她的眼神呆滞，满脸泪

痕，头发蓬乱夹杂着几根稻草。

呆坐了半天，王玉兰勉强整理了一下衣服，摇摇晃晃地朝丈夫派出所的方向走去……到了派出所门口，王玉兰

看到里面昏黄的灯光，她只叫了一声「阿元」，就再也支撑不住倒在了地上……自从那天晚上王玉兰被强暴後，张

大元象发了疯一样地寻找那个该死的罪犯，後来虽然抓住了几个，但也无法确认究竟是不是那个家伙。

张大元从此变得郁闷和凶残，几乎每个罪犯都要被他打得半死，要不是小赵经常注意着制止他，他可能早就因

虐待犯人而被停职了。

一年後小赵被调离了派出所回到局里。小赵由於有相关的文凭和知识，再加上有当副局长的叔叔提携，在这个

小城市的公安局里很快就爬到了电脑处的处长助理这个位置。尽管不是正职，但正处长是个快退休的老党员，对业

务并不熟悉，职务只是照顾而已，实际上整个处里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小赵说了算，小赵也成了局里的大红人。

又过了一年张大元也被调回局里。由於小赵走後没有人经常盯着劝阻他，他把几个罪犯打得很惨，被告到局里，

受了几次处分，要不是小赵在背後帮他疏通，他只怕还要受罚。也因此，局里不敢让他呆在基层，调回来弄了个闲

职让他干。张大元干着自己不喜欢干的工作，心里一直不满，和处里的关系也一直很不融洽。

这天下班的时候，张大元刚刚走出楼道，就看见小赵准备上楼，於是喊了他一声：「小赵，明天星期六，到家

里吃饭吧，有事呢。」

由於有那一段一起在基层派出所工作的日子，现在在局里只有小赵和他处得最好了。另外，那天王玉兰被强奸

只有他和小赵知道，小赵嘴巴把得紧，这事情并没有传开，对於张大元这种爱面子的人来说，这实在是很值得庆幸

的，也因此，他对小赵多少有些感激。

「张哥，什麽事啊。」小赵一听要请他到家里吃饭，心里一阵高兴。

「好事，你嫂子要给你介绍物件。先看些相片，你挑挑。」

「是吗，哟，太谢谢嫂子了。可明早我要加班啊，明晚成不成？」

「行啊，就明晚吧。一定得到啊。」

「一定到。回见。」小赵挥了挥手，目送着张大元走出办公楼。

其实小赵尽管跟张大元关系还可以，但心里并不喜欢他。一起调回市局後张大元也请他到家里吃过几次饭，每

次小赵都去了，实际上他都是冲着王玉兰的。

小赵一边爬着楼梯一边回想起那个晚上的情形。

1 他和张大元一起把王玉兰抬进屋里的时候，他的手顺势捂在王玉兰的乳房上，稍硬的乳头顶在他的手心，那

温润柔软而又弹性十足的感觉让他至今无法忘怀。失魂落魄的王玉兰被放在椅子上，皱巴巴的裙子无意中被掀高，

里面没有内裤，露出了雪白丰润的大腿和臀部，还有两腿之间一部分黑乎乎的阴毛，隐约可见点点白色的精斑沾在

上面。

看到王玉兰被奸成这样，小赵只觉得呼吸加速，血脉贲张，下身猛地硬起来。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他赶紧跟

张大元说：「张哥，我去叫辆车，你送嫂子回去。」然後跑出门。身後传来张大元大声的怒吼：「这是怎麽回事？

是什麽人！！！……」

小赵终於等到了一辆计程车，开到派出所门口後他下来和张大元一起把王玉兰扶进了车里，他对张大元说：「

张哥，你送嫂子回去，我到四处转转看看能不能找到可疑的人。」张大元感激地看了他一眼，钻进车里走了。

小赵回到办公室，眼里还晃动着王玉兰被奸後的模样，他感到自己又硬了起来。

刚才王玉兰坐过的椅子就放在面前，小赵忽然想起了什麽，把台灯举过来，在椅子上仔细地寻找着。

椅子被台灯照得很亮，上面所有的痕迹都显露无遗，小赵忽然激动起来，果然，他看见两根卷曲的毛发和一小

块水迹。

那是王玉兰的阴毛，那水迹就是精液的残物了。小赵咒駡着那个罪犯：「该死的狗东西，射了那麽多，到这里

还在流。」

看着毛发和精斑，小赵想像着王玉兰被强奸的过程，不禁伸手解开拉链，握住自己那根硬挺滚烫的阳物快速搓

动。一直想像到罪犯在王玉兰体内舒服地射精的场面，他再也忍不住了，猛地松开手，一股白色的浊液从他的龟头

喷射出去，打在椅子的靠背上，然後缓缓流淌下来。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

小赵小心地捡起那两根阴毛，放进办案时用来存放物证的塑胶袋里藏了起来。後来，王玉兰的这两根阴毛一直

是他打飞机时的最爱，每次看见它们他都异常兴奋。

星期六小赵忙了一天，单位里的局域网在他的组织下正一步步地完善起来，在未来他的升迁路上这个成绩又将

是一个有力的支援。

今天小赵虽然忙，但心里一直想着晚上吃饭的事，说白一点是想着王玉兰，有几次都走神了。下班後，他回宿

舍洗了个澡，换了身乾净衣服才匆匆赶到张大元家。

开门的是张大元，由於天气热，他光着上身穿着条大裤衩，看见小赵，很热情地让他进来。

桌上已经摆满了丰盛的菜肴，却不见王玉兰。

「嫂子和佳佳呢？」小赵装作随便地一问。

「嫂子在厨房，佳佳到爷爷奶奶那里去了。我们先吃。」随着张大元的话音，王玉兰从厨房里端了一碟菜走出

来，看见小赵，她显得很热情，「小赵来了？赶紧洗个手吃饭吧。」

王玉兰解下围裙，小赵看清了她的穿着。王玉兰上身套一件黑色的紧身T-恤，把高耸的乳峰线条勾勒得让人垂

涎三尺。洁白圆润的臂膀在小赵面前晃来晃去，让小赵不禁浮想连篇。

饭桌上大家吃得都很开心，王玉兰拿出一些相片让小赵挑选，小赵看有几个确实还不错，就把照片收了起来说

要回家仔细看看。王玉兰不停地给他们两个人斟酒，张大元喝得多，边喝边骂现在局里的一些人和事，小赵看他这

样，就说：「张哥，你别郁闷了，如果你想换个岗位，我就跟我叔说一下，让他尽量给安排安排吧。」

听到小赵这麽说张大元很高兴，「真是好兄弟，来，喝！」他给小赵和自己满上，碰了一下小赵的杯子，咕噜

一下全喝下去。小赵推脱着没喝多少酒。

张大元很快喝醉了，开始打着饱嗝说胡话，王玉兰赶紧扶他坐到沙发上。这时候天空突然响起了一声炸雷，然

後雨点很快就落了下来，而且越下越大，没有要停的意思。小赵心里一阵高兴，终於有藉口多呆一会儿了。

王玉兰让小赵看电视，她自己开始收拾。张大元躺在沙发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小赵於是架起张大元，把他抬

到卧室里放下，然後关上卧室门走到了厨房。

王玉兰正在厨房里刷碗，她知道张大元又喝醉了，也听到小赵把他抬进去的动静，但小赵悄悄走到厨房门口她

却没有听见。

小赵贪婪地看着王玉兰的背影，丰满成熟的风韵从她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散发出来，雪白圆润的大腿从短裤下面

暴露出来，闪耀着迷人的白光。

小赵强制着自己想扑上去的邪念，轻轻走到王玉兰背後，说：「嫂子，我来帮你。」

背後突然响起的话音让王玉兰吓了一跳，转过头後发现是小赵，於是笑着说：「不必了，你去看电视吧。」

「看电视不如看你。」小赵靠近王玉兰，轻声地说。

王玉兰心里猛地一跳，惊讶地看着小赵一步步逼近，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小赵已经一把将她抱住，嘴巴立刻吻

上了她半张的唇。

当小赵的舌头伸进她嘴里开始吸吮的时候，王玉兰才反应过来，她用力挣扎着想摆脱小赵紧紧的拥抱，被吻住

的嘴发出「唔……」含混不清的声音。

小赵紧紧抱着梦想已久的丰满身躯，使劲摸揉着，那充满弹性的温暖肉体让他的脑子忘记了身边的一切。他嘴

里含着王玉兰两片柔软湿润的嘴唇，舌头舔着她光滑坚硬的牙齿和滚烫跳动的舌头，吸吮着她的唾液，口中感到无

比的甜美。

王玉兰终於挣脱了小赵的怀抱，退後一步喘着粗气呆呆地看着他，「小赵，你这是干什麽！？」

小赵激动地说：「嫂子，对不起，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太喜欢你了。」

「可是，可是你不能这样啊……」王玉兰怕惊醒张大元，压低了声音。

「嫂子，我求求你了，就让我亲一亲吧。亲一亲就行。」小赵看她不敢大声，感到机会来了，苦苦哀求。

王玉兰犹豫了，她知道张大元现在在局里的地位，也知道小赵现在是局里的红人，能够帮助张大元，所以绝对

不能得罪他，但他的要求显然是过分的，又不能答应他，怎麽办呢？

小赵看出王玉兰的犹豫，心里暗自高兴，又加紧了哀求。王玉兰咬了咬牙，心想，反正只是亲一亲，没有太大

关系，於是横下心来，对小赵说：「好吧，嫂子答应你，但只有这一次。」

小赵满心欢喜，连声答应，就要扑过来搂抱王玉兰。王玉兰挡住他说：「不要在这儿。」然後看了一眼卧室的

门，轻轻走进了卫生间。

小赵也朝卧室瞄了一眼，蹑手蹑脚跟了进去。……王玉兰一走进洗手间就面对着洗手台羞涩地低头站着，心里

七上八下，狂跳不已。

小赵跟进来，轻轻把门锁上，看见王玉兰背对着自己，双手抱着双肩，身子在微微颤抖，不禁看得痴了。从洗

手台的镜子里他看到了王玉兰和自己，在欲望的煎熬下，他觉得自己就象一个魔鬼。

小赵走过去，从後面抱住了王玉兰。他的手一碰到王玉兰就感到她的身体颤动了一下，好象是打了个寒噤。一

摸到柔软温暖的女性胴体，小赵的欲望就马上升腾起来。

小赵把王玉兰转了过来，王玉兰还是羞涩地低着头，小赵伸手捏住了她的下巴，将她的脸托起。王玉兰抬眼看

了一下他，又忽闪地垂下眼帘。看到王玉兰这种娇羞的美态，小赵心里一阵陶醉，把头贴过去叼住了她微微张开的

樱唇。

小赵的嘴唇感到了一种特别的柔软和温暖，他的舌头不由自主地想探进王玉兰的嘴里。王玉兰的牙齿并没有完

全张开，这种欲拒还迎的态度让他更加冲动，舌头更加拼命地往里伸，同时双手紧紧地抱着王玉兰的身体上下抚摩

起来。王玉兰无法坚持了，终於张开了牙齿，接纳了他那贪得无厌的舌头。

她的牙关一开，小赵的舌头就象毒蛇一样伸了进去，上下翻腾搅动着，追逐着她的舌头。王玉兰被他吮吸、舔

舐，觉得自己就要被他吞没了，一股莫名的兴奋从心底涌起。

两人紧紧拥抱着抚摩着，彼此的欲望都开始炽烈燃烧起来。小赵的双手在王玉兰丰满的身躯上游走，使劲地摸

揉，早把自己原来答应过只亲一亲的话抛在脑後了。

吻了好一段时间，小赵觉得无法忍耐，把手放在王玉兰的腰间，摸索到她上衣的衣摆，伸进去抚摩起来。王玉

兰光滑温暖的肌肤柔软富有弹性，小赵逐渐地往上揉摸，直到摸上王玉兰的胸罩。王玉兰哼了一声，双手搭在小赵

的手腕上推拒着，嘴里含糊地说：「别这样……你说过只是……只是亲一亲……」，但她的推拒毫无力量，小赵没

有任何迟疑地把手插进胸罩里，使劲揉抓起她的乳房。一摸到梦寐以求的乳房，那满手的温润柔软使得小赵的心激

动得几乎要跳出胸膛了。

「天哪，好丰满，好光滑啊。」小赵不禁发出了由衷的感叹。

小赵一边用力揉摸，用手指刺激着王玉兰的乳头，一边盯着她的表情。王玉兰在小赵的揉捏下半眯着迷离的眼

睛，脸上浮起一片兴奋的潮红，随着乳头被粗暴地搓捏，鼻子里哼出一声声无意识的呻吟。

看到王玉兰那个骚样，小赵觉得自己都要被欲望烧糊了。他猛地把王玉兰翻过来趴在洗手台上，一只手摸索着

她的臀部，往下粗暴地拉扯她的短裤，一边拉下自己的裤链，往外掏自己已经硬挺得不行的阴茎。王玉兰温顺地趴

着，丰满的屁股毫无防备地呈现给身後的男人，有一声没一声地轻哼。

王玉兰的短裤和内裤都被褪下，露出了雪白的臀部，两腿之间浓密的阴毛依稀可见，肥厚的阴唇在毛发的掩盖

下若隐若现。看到丰满的妇人将玉体裸呈在自己面前任凭自己玩弄，小赵脑子里一片空白，握住自己的阳具就向王

玉兰的阴道插去。

大概是太过猴急了，小赵捅了几次都没找到入口，急得他两手抓住王玉兰的屁股往两边掰，想尽量张开她的阴

道，粗暴的动作使得王玉兰疼得叫了起来。小赵管不了那麽多，终於找到了那个入口，龟头夹杂着几根她的耻毛插

了进去。

「啊……进去了……」王玉兰猛地被贯穿，呻吟起来。

「真紧，真暖和啊……嫂子，你真好。」小赵按着她的臀部猛烈地进出。

「哦……轻一点……你好硬……」王玉兰无力地呻吟着。

小赵一边抽插，一边捞起王玉兰的上身，把黑色的紧身T 恤从她头上脱下，丢在一边。镜子里，王玉兰丰满雪

白的乳房在枣红的胸罩下随着他的抽插起伏，小赵看得口水几乎要流下来。

他急切地拉扯着王玉兰的胸罩，终於解开了，他看到了一对绝美的乳房。

两团浑圆丰满的白肉由於前俯的姿势显得更加高耸，两颗花生米般的暗红色乳头兴奋地挺立着，颤巍巍羞答答

地暴露在男人眼前，正随着男人的冲撞一波一波地前後晃动。

小赵受不了这样的诱惑，双手从王玉兰腋下穿过粗暴地揉弄起那两团丰乳，同时下身的阳具也不停地猛烈插弄

着她的阴道。

王玉兰光裸着丰满的身体趴在台上被身後的年轻男人奋力耕作着，她从镜子里看到自己这副模样，不禁羞涩地

低下了头。小赵看她不胜娇羞的诱人媚态，更觉得刺激销魂，下身更加迅速地进出，插得王玉兰不禁发出了一阵呻

吟。

「啊……插得……太深了……哦……」

「还要不要……嗯？」小赵又是一通猛插。

「要……我要……」王玉兰被刺激得几乎说不成话。

小赵拔出阴茎，扳过王玉兰的身体转成正面，让她半躺斜靠在洗手台，一条腿跷在水龙头上，一条垂在洗手台

外，抓住自己的阴茎又插了进去。

「嗯……」王玉兰一声闷哼，皱起眉头，双手抓住了墙壁上的毛巾架。小赵一手把住她的腰身，一手摸着她光

洁的大腿，喘着粗气戳插。王玉兰已经泻出了不少淫水，阴道变得又滑又粘，随着小赵的阴茎进出发出滋滋的响声，

让小赵非常兴奋。

「嫂子……你的水真多……你听到没有？……我在干你的声音……？」小赵无耻地说着，刺激着王玉兰。

「别说了……你真讨厌……啊……」

王玉兰的娇羞让小赵热血沸腾，他更加奋力动作着。两只乳房随着他的动作上下抛晃，他看得痴了，伸手握住

一只抓揉，另一只仍然在一波波地颠动。

干了一阵，小赵感到尾椎骨上一阵麻痒，知道自己快坚持不住了，於是加快速度，剧烈动作起来。王玉兰看见

这情景，知道他快到了，於是双腿勾住小赵的腰，夹紧他的阴茎，配合着扭动起来。

小赵被她这一夹，阴茎再也无法进出，只能尽根深深地插在王玉兰的阴道里，顶着她的阴唇和阴蒂摩擦，龟头

在子宫里搅动，强烈的快感使他无法再控制自己，他猛地扳住王玉兰的肩膀。

「嫂子……我不行了……我要射了……」

「来……射吧……射给我……」

「啊……」小赵咬着牙从喉咙底发出闷吼，阴茎跳动着在王玉兰体内喷射出灼热的精液。

他一边射一边看着王玉兰承受他浇灌的表情。王玉兰皱着眉头闭着眼，嘴巴半张着，他每喷射一下她就发出一

声呻吟。看到她接纳自己精液的姣态，小赵兴奋地连喷了十来下才舒服地停止，无力地趴在王玉兰的身体上喘着粗

气，手还不安分地揉弄着她的乳房。

王玉兰调匀了呼吸之後睁开了眼，推了推身上的小赵，「爽够了，还不起来？」

小赵恋恋不舍地抬起身来，把已经软化的阴茎抽出王玉兰的阴道，而手指却还在贪婪搓捏着她的乳头，「嫂子，

你真棒，我都快爽死了。」激情过後的乳房余韵未消，还在颤抖着，微微泛红。

王玉兰起身，拿卫生纸擦了擦正在流出阴道的白色浊液，开始一件一件地穿衣服。小赵拉上裤链，看着她穿衣

服的媚态，差点又硬了起来。

王玉兰对着镜子梳头，小赵在後面默默看着。两人忽然都没有了话，他们都做了不该做的事。

小赵走出浴室，坐在客厅里点了一根烟，默默抽着。王玉兰整理好自己的衣服也走了出来，在他对面坐下。卧

室里张大元的呼噜声清晰可闻。

「嫂子……对不起了……」小赵沉默了半天，才憋出了这麽一句。

「没事……」王玉兰赶忙回答了一声。

「那……我走了。」小赵把烟蒂摁熄，站起身来。

「好，慢走啊。」王玉兰也站起来，送他到门口。

雨已经停了。街上湿漉漉的，马路反射着街灯，一辆车开过去，灯光摇曳着破碎。小赵抬起头看着他刚刚走出

的那个楼房，王玉兰的房间还透着亮光。

「为什麽？」他问着自己，「为什麽我会突然变成了一个魔鬼呢？」

而王玉兰呆呆地坐在客厅里，回想着刚才梦一样的情景，心里百感交集……

【完】